



# 云雾陇东

□ 武国荣

起初是一丝一缕,像一道一道炊烟,不是向上,而是以水平的姿势,朝前漫延。是棉团吗?不是。成团的棉花厚重。是绸绢吗?还不是。成形的丝绸轻薄。那是什么啊?是云朵之雏,是云朵之初。日有升降,月也有出与落。云朵亦然,有舒展与收卷。先于沟,但凡见沟,辄以白色,滑溜溜地潜入、钻进,恰似白蛇。却是无数条,游弋至无数的沟壑。行进中有翻卷,滚来滚去,身形硕壮,就像有打气筒,不断从中注气,愈来愈膨胀。

究其实,山岚里此白物,尚不可过早称为云,初民馈它以妙字曰雾。雾是皑皑。雾,轻盈,散漫,一旦入沟,刹那间像渔人撒了网,但总是装

不住什么,也罩不上什么的。雾,依旧在扩散、在上升,明晃晃的溪流不见了,绿茵茵的草树不见了,这色那色的山疙瘩不见了。这是雾重雾浓的时刻,大约在秋季,这当然属于秋天的浪漫。于缥缈的雾包裹里,山区皆为雾锁。鸡鸣狗吠,只闻其声。众鸟鸣啼,只闻其声。人欢马叫,只闻其声。农机轰鸣,只闻其声。《诗经》中有一个句子说,“同我妇子,饁彼南亩”。《诗经》的不少篇章诞生于陇东。陇东的秋收、秋种,多在雾霭中进行,挥镰的、耕地的、撒籽的,散布于各山。银光闪烁,犁铧翻动,人声鼎沸,这是张弛有度的耕作场面。随后则是另一个场景:妇女、孩童送饭

到田间。那不是一家,那不是一个人,是家家户户所做的事。穿花衫或深颜色衣服者,手提肩挑的,可能是罐,可能是瓮,可能是米汤,可能是馍,可能是各色凉及热的菜蔬。早饭点不约而同,送饭的人不约而同。一个从家门出来了,立刻扯气呼唤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不约而同,一旦从别家门前经过,就高腔呼叫了另外一家的。山道弯弯,隐隐约约;送饭的队伍,也隐隐约约。这是古时候的情景,这也是延续到现代的情景。我在孩提时代,就能够肩扛手提且辨识路径了。在故乡灵台山湾,家里做饭的是娘,在瓦门前、在槐树岭、在白杨山、在堡子顶,种麦或刚豆类、剥玉米

棒的,是爹和哥嫂。我走进雾里,眼前的一切似乎看得清清楚楚又模模糊糊,亦真亦幻。隔雾谛听风声、雾水声、牛铃声、山歌声,却颇亲切。那是天籁之音啊。

雾不是恒久为雾。其漫漶至山巅,陇东人叫烟雾拉山头,雾便缩身,齐刷刷起,悬空,结为一团一团,云朵则形成。这时云朵是山岚撑起的一把伞,仍为白色。就像被揪住了,一朵又一朵,朵朵上腾,朵朵迤迳,朵朵样子又是不同。盯着云朵看,一会儿变得像种在天空里的蘑菇,一会儿像卧于天空的野牛。这是其中的一朵。别的呢,一阵阵像众马奔腾,一阵阵像群山峙立。有雄鹰展翅,有大鱼遨游,有巨

# 霜降甜柿饼

□ 陈学仕

据说霜降天的柿子最甜。但是老家不种植柿子树,那像红灯笼一样挂满枝头的柿子,以及在霜降天摘柿子的红火情景,只能在梦中相遇。还好,童年时候的冬天,每年都能收到一包柿饼,厚厚的柿饼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霜,就像撒了一层白砂糖,想想都觉得甜。

柿饼是爷爷的好友“甜”爷爷寄来的,每年的冬天总能准时寄达。

象,就变成了一位“骑烟的邮递员”。只不过,我的田爷爷投送的不是诗歌,而是甜甜的柿饼。也许,那是写满他心田的另一种诗歌。

一如既往地,每到冬天,我们家就会收到田爷爷寄来的柿饼。

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在橘子成熟的时候摘下三百枚,送给远方的朋友,并附《奉橘帖》一封:“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那橘皮还是青青的吧?透过“霜未降,未可多得”,能够感受到王羲之那急于和朋友分享的迫切心情。其子王献之亦有类似的《送梨帖》:“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王献之似乎是个慢性子,没有他父亲王羲之那么心急,他在等待一场雪,他要将美丽的雪景和香甜的梨子一并馈赠于朋友,可雪还是下得晚了点儿,于是就有了“晚雪,殊不能佳”的感慨。

爷爷和田爷爷都没有读过多少书,他们并不会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那样把秋冬之馈赠写成雅致的书信,但我相信,在他们心里,早已叠放了一沓沓厚厚的《柿饼帖》。

如今,每到霜雪时节,就看见各色品种的柿子摆满超市货架,有厚墩墩的磨盘柿、红彤彤的火晶柿,也有小巧玲珑的鸡心柿、皮薄肉厚的罗田柿、脆甜爽口的黑糖柿……而那有着一层薄薄的霜的柿饼,在我心中仍然犹如一行行甜甜的诗句。

后来参加一个产品展销会,在电子屏上看见了那一片红宝石似的小果子。我怀揣着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心情,急忙上前询问。

果不其然,老板是老乡。当我跟他确定这小果子是不是叫“卡米”的时候,他一脸惊喜,连忙询问我来自何处。“卡米”的叫法,估计也只有民勤人才知道,此时这两个字竟犹如暗号一样,将两个在他乡素昧平生的沙乡人联系到了一起。

我与他相谈甚欢。他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专门做大漠茶的,而大漠茶正是以纯酸胖为原料制作的天然养生茶,所以对它们的来历、品种以及功效相当了解,也正好验证了我小时候的记忆。曾经耳熟能详,被我当作零食的酸胖和卡米,这两种果实都属于白刺类。白刺也叫唐古特白刺,俗名“酸胖”。白刺果实果形略大,色泽深红,同时具有葡萄和樱桃两种口感,被誉为“沙漠樱桃”。而我口中的“卡米”,实际为小果白刺,学名为“西伯利亚白刺”。卡米果小巧玲珑,圆而红亮,味道甜而微酸。两种都是有着悠久药用历史的沙生植物。据说,中药材锁阳就寄生在白刺的根部。

民勤古称镇番,东、西、北三面被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包围,是有名的“沙海绿洲”,境内是白刺的主要分布地之一。《乾隆镇番县志》记载白刺果,“形似枸杞而小,色黑有核,性最寒,味甘咸。可和麦作炒面,胃寒者煮茶食之,每效”;《镇番县志》记载,白刺“其果色赤,剔透晶莹,直似玛瑙。食之酸甜可口,俗名酸胖。晾干入药,清热解暑,祛除风寒,诚良药也”。

卡米和酸胖,如今已成为优质茶品,在城市与沙乡游子重逢,乡愁在双向奔赴的热爱中,形成了完美闭环。这是怦然心动的惊喜,是津津乐道的满足,是迫不及待的分享,是所有沙乡人共同的心愿。



# 百花

第 3284 期

兴隆秋境

〔中国画〕

王庆吉 作

# 走进七山

□ 韩德年

林,成为山间的一处绿地。

沟边的一块坡地里,一架耨、一头黄骡、一位躬身扶耨的老汉,构成一幅水墨的写意,亦真亦幻。一群灰色的野鸽在半山腰飞来荡去,羽翼轻柔地撕裂山间的寂静,顷刻,又陷入更深的静谧中。

不知行走了多远,亦不辨南北东西。终于在一片稍稍开阔的两山间,看见了一村村落。十几户院落,村、山、坡、沟,在岁月的发酵下,熨帖得仿佛是天生地长,而非人为修筑。村头坡下堆积成丘的草木灰无声地沉淀着村子的年轮。

一个壮硕的身影匆匆出现在巷口,朝我们走过来。他红红的方脸被阳光渗了一丝淡淡的金箔,有种雕塑般的厚重感。他冲我们腼腆地笑笑,算是问候。他就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的喜哥。

我们跟着喜哥朝一条巷子深处走去,宽窄不等的巷道随两旁院落而迂回曲折。从喜哥口中得知,近几年他把自家亲戚的地抬搬起来,种植旱地籽瓜、西瓜、辣椒、苞谷,一年的进项远超在外打工的收入。因为七山羊独具风味的鲜美,养羊人的收入还要可观一些。

终于走到巷子尽头的一个院落,推开门,不大的庭院被装得满满当当,一边是码成方垛的黄澄澄的苞谷棒子;一边的敞口棚子里堆满了籽瓜,翠色里泛着淡黄;屋檐下挂满了穿成长串的鲜红欲滴的辣椒。

喜哥麻利地拔出两颗硕大的籽瓜,黄中透绿的瓜肉,鲜亮润泽地呈现在阳光下,一股籽瓜的清香弥漫了庭院。汗水淋漓的瓜瓢,一口咬下去,软糯、浅甜、润凉、清爽……

买好籽瓜,告别了喜哥。转过一个山咀,村落便杳然不见。

斜阳漫过巍巍山脊,给山谷苦盖上一层淡金的帷帐。清风徐徐,清浅的秋味依稀就稠了几分,酹了些许,让原本的寂寥更浓郁了一些。

这是一处宁静之地,有人走出去了,有人选择在先祖开垦的这片山地上,享受馈赠,续写奋斗……

回到分界里外的岷口,伫立良久,思绪难宁。山风冷冽,衣袂飘拂,毛孔浸凉;淡黄的芨芨草婀娜摇曳,发出悠扬的呼啸;山岚霭霭,峰峦苍苍。

# 想起西汉水(外一首)

□ 赵一军

想起西汉水,一定会想起翩翩起舞的鹭鹭  
它们是一朵朵棉花糖  
在水之湄,温暖着我的双眸  
想起西汉水,依稀看到洁白的鹭鹭,从远方归来  
想起西汉水,还是想问鹭鹭你从何处而来,多年来在他乡生活,还是在白云里隐身  
如今,你回来了  
是思念故土,或者怀念一人  
还是在西汉水河畔  
想留住一段梦里乡愁?

暮色

暮色漫过来,大山皱褶是父亲的笑容  
西汉水,浪花朵朵是母亲的唠叨  
客车沿河而下,停泊村口  
归心似箭啊  
浓浓的暮色中,游子们如蚂蚁搬家

# 龙首山(外一首)

□ 赵健

六盘山西麓,伏羲桑梓——  
当我从历史幽深的隧道里走出  
一步步来到庄浪龙首山,四周群山簇拥,白云迎着彩凤  
蕃草如水漾漾,池池舞蹈,众多的石头在古韵中放声歌唱  
雷泽石,八卦石、乌龟石……  
他们都曾在华夏国的苍穹中闪耀  
照亮过天空和大地  
伫立龙首山山巅,一只硕大的苍鹰,迎风滑翔,仿佛一个人他播下文明火种  
画卦,造书契、造六法、作甲历  
定四时,做琴瑟,养育牺牲……  
在《山海经》中,在《帝王世纪》中  
在发黄的书页中,在故乡的山河  
我沐浴着鱼龙的气息和甘露

日暮

在一座美妙的山上,一方石头一根棍子,拉着一道影子  
旋转。头顶的烈日有了不可思议的弧线  
光的精灵,每走一步时光就有了注脚和标本  
也曾冥想过它那细小的声音  
那样的瞬间,我不敢闭上眼睛  
用它,来测量过一段古老的时光  
我越来越喜欢  
在天台山,看一台钟摆倾斜于时间之外——

# 雪霁远眺

□ 梁积林

除了几块排空的云,在天的夹角间停摆。最远能看到的是  
一座孤岛般的烽火台  
穿着冲锋锋的海客  
气喘吁吁,依然毫不顾忌地站在山巅  
大声疾呼  
一眼望不到边的白呀  
的确,是一场无比浩大的雪  
如果一匹白马  
从雪原上,突然一个抽身  
这辉煌  
绝不亚于,北山口下来的一群牦牛把雪地烧了个窟窿



# 卡米与酸胖

□ 李树琦

盛夏时节,我同一些客商去家乡民勤县收成镇的瓜田溯源。行走在乡间,野旷天低树。一望无垠的田野上,除了几亩向日葵、几亩玉米、几亩金黄的小麦之外,便都是碧绿瓜田。扎根于大漠的蜜瓜要饱经风吹日晒,将时光积累成人们共同追求的那份甜,吸引着四海八方的客商们。而那些在树底下乘凉歇息的我农友们与沙乡成群的沙枣树和红柳一样,看似其貌不扬,恰恰守住了一座城。

田间小道旁,一片红宝石似的小果子拦住了我的脚步。阳光映照下,果子十分耀眼。我掬下满满一把放于口中,啜干水分后吐出籽粒,只觉得甜如少年时。只不过我不确定它的学名叫什么。在我的记忆里,民勤人叫其“卡米”,还有另外一种叫作“酸胖”的小果子与其极为相似,以前的我总是分不清楚。